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取小

◀號八十二百一第▶

日八十月一十年二十
日一十月十年亥癸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載轉准不有所有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
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元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號三角 普
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號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號大洋一
角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馬路小橋頭錦新里良晨好友社

最小彙編優待預約
一編。外加彩色封面。由嚴箇凡先生精繪美女畫。張枕綠先生題字。先自第一號起至第一百二十號止。付訂四編。每編實價大洋五角。凡在陽曆十一月底之前。來費預約者。特別優待。每編祇收大洋四角。四編合購。祇收大洋一元五角。寄費不加。滿洋請由郵匯。外埠以發信日爲準。
良晨好友社佈

最小報售各號。統已再版印出。購報定報之欠缺者。正在陸續付郵補奉。有需補齊者。請從速照價(每份大洋二分)開明號數來補可也。
良晨好友社佈

偵探小說奪標初選稿件。自本期起逐期發表。
▼良晨好友社編輯部佈

鵬聲週報
天津鵬聲週報。爲華北諸大名傢撰述。內容小說劇談諸文筆記小說。全年大洋九角。(新訂優待最小報定戶辦法)……凡定閱最小報在兩個月以上。正在定閱期內。來費兼定鵬聲週報者。半年只收大洋四角。全年只收大洋八角。寄費一律在內。郵票十足通用。
上海獨經理良晨好友社啓

鵬聲週報第一期至第十五期共十五份。原價大洋四角五分。合購廉價大洋二角五分。存報不多。欲購請速。
良晨好友社啓

上海小說專修學校緊要通告
本校自登報招生以來。有志小說諸君。紛紛見。特定通融辦法如下。報名入學。可自即日起。備函報名。繳費。無論本外埠。本校繳費。學費。一次足繳者。每學期十二元。分兩次足繳者。入學時繳六元四角。二個月後再繳六元。三次者入學時繳五元六角。二個月後再繳四元。一個月後再繳三元。五次者。入學時繳三元。以後每月預繳二元半。
校長張舍我佈

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
承銷本報。每號至少二十份。每份批價大洋七釐。每號聲明批銷本報自何號起。至何號暫止。每號需報若干份。即合批價。將款繳來本社。有意承銷者。請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

偵探 奪標初逞揭曉

新聞稿

我剛進了申江日報的編輯室。朋友弛公早站起來招呼着。他自己疲倦的不住吁氣。平時精幹的神情。不知到那裏去了。彼此坐下。他慢慢的說道。林康。你是坐夜車來的呀。那電報。收着了罷。我道。收着了。可是怎麼一回事。請快點說罷。弛公道。說自然要說的。我現在腦筋很亂。讓我尋思一回再說。免得說得不完全。反而使你難着。我道。好好。他說着。便低下頭靜了一會。才說道。去年剛收

撫的海盜楊庚那件事。諒你總知道的罷。我道。知道的。這人聽說已做了官了。弛公道。是的。我們報館裏有個特約訪員。新近覓到了他一張照片。并且約他的平生事蹟做成小史。文字很不錯。而且現在報紙上最近喧傳。那楊庚勾通某省的軍長。有圖謀的消息。那楊庚同那軍長所訂的一種祕約。已被那訪員探到。並且費了很多力氣。纔抄到一份。連那楊庚的照片和小史。預備一齊宣佈出來。林康。這是何等重要呀。偏偏不幸這稿件一齊沒有了。我聽着便問道。這稿件是幾時寄到的。弛公道。是昨天我接着了。便放在寫字台的中間抽斗內。並且那總編輯已看過。囑我好好暫為收存。預備今天付印。却不料晚上回來。再將抽斗抽開一看。那稿件已不翼而飛。真是可奇的事呀。弛公說到這裏。面上又發出很自然的神氣來。低低的對我說道。並且這種稿件失去。與我地位很有關係。這裏新換總理。同我很不合。說不定借此要使我失業。康兄。你得費點神纔好。我道。這也不用費神。放心罷。那稿件決不會失落的。這內中必定有別人見了你的稿件。知道是發奸摘惡。那人同楊庚很有關係。所以竊去的。我說到這裏。弛公便搖手說不會的。我們館裏誰都同楊庚一面不識。而且祇有那總編輯看過。別的沒人看見的。我聽着很

最小第一百廿八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廿八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爲沉思了一會。便走到他那寫字台前。便說這上面東西沒有動過嗎。弛公道。沒有。我特爲等你察看的。我道。好好。連忙將中間抽斗抽開一看。內中都是凌亂的稿紙。仔細瞧。也沒有什麼手紋形迹可疑。我看過後又入座。呆呆的想了一會。我道。聽說你們新換的總理是海門人罷。他道是的。我道。那位總編輯是住在這裏的嗎。弛公道。是同總理住在一起的。我聽着。沉思一會。從提篋中取出一張昨日的晚報。檢了一晚新聞指給弛公瞧去。原來那上面載的申江日報。自換總理。已爲某方軍長收買的話頭。弛公看着。也恍然大悟。說道。林康。你如何留意的呢。我

道。這是最平淡的。起初我剛聽見你說那種稿件我有些不相信是外人竊取。因爲這稿是由訪員寄來的。決不能有第四人知道。只有弛公和總編輯看過的。那某省的軍長。原是海門人。同總理有同鄉之誼。才收買了這報。那位總編輯回家自然要將這話告知總理。如何能登這種稿件呢。便令那總編輯取回作廢。一方面可以報效那軍長。一方面却定你誤公的罪名。要請你辭職了。我因昨晚坐在車裏買了一張晚報看看。却不料破了你這件竊案。我勸你即早辭職罷。不必等他下逐客令了。好歹我那裏正缺寫字的人。你可以幫助我幹偵探事業去罷。弛公也很願

意的答應着。我又說道。做偵探的人。腦筋固屬要靈。然而也不可過於靈。比如你這件事。我完全平淡的解剖。若要一定照那些偵探例。必定愈纏愈不清了。弛公微笑的答應着。

香鈔票

六月十七那一天的下午。寒暑表上熱度。已高升至一百出零。我同劍民倆。坐在電風扇下。很覺暑氣悶人。忽然劍民的同學好友沈行。忽然來訪他。行其原是這屋子的熟客。不過近一禮拜來沒有碰面。坐定後他道。這幾天行裏公事忙極。故而不能常來談心。今天來此。亦是忙中抽暇。并挾有一件奇突

素心蘭 週刊出版露佈

本刊爲心社出版物之一定於十一月十八日即舊曆十月十一日出版內容力求豐富小說雜作之外並刊奪標辦法有贈閱全年之良機欲閱請投函上海天津路九十八號江鼎文收不必附郵票出版後當即寄贈

▼尊處亦需印刷否？

本社承印書籍·報紙·簿據·章程·傳單·招貼·封箋·名片·一切零星印件·代製鉅銅三色版·有種種勝人之處·試舉如左·(一)本社聘有美術家·專司打樣·務使格式美觀·倘需繪圖·亦極便利·(二)本社校對員·學宏心細·代爲校對·謬誤甚少·(三)本社所聘印刷技師·富於經驗·印刷之清朗·墨色之新鮮·高人一等·(四)本社以改良印刷業爲職志·非華爲利者可比·故取價特別低廉·(五)出貨迅速·約期不誤·外埠委印·郵運費由本社擔任·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上海市新碼頭裏小橋頭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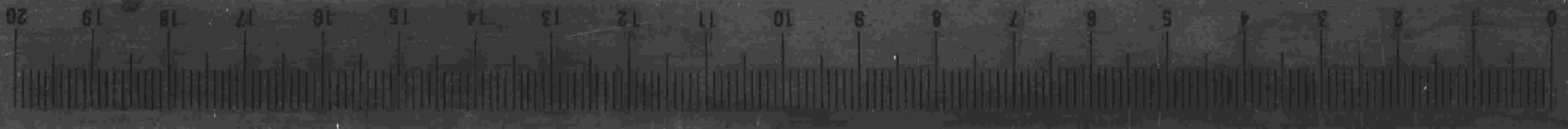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啓

醫藥常識廣送大眾

鄙人近著醫藥常識一書·爲家庭所必備·內容八十餘頁·現已出版·廣送大眾·凡聲明由最小報介紹·向上海五馬路廣福里七十六號鄙人索取者·即贈一冊·郵索毋須附郵費·

王雨三啓

本報創出此小 地位通讓信 載出讓信 發售每章徵求 廣告費大洋五 字數大加洋一 或連登數號多 均照字數計算 五十字亦作	六雲主人 擅書法有臨 摹各體處 燭得之費 贈送郵費 祇取潤例 函索即寄 不取分文 廣結緣 南京墨綠 巷隨寓轉	余缺學生 雜誌拾卷 一期七期 割愛者奉 酬惟以書 本無損及 先至者爲 限否則第 一廣小吳 永才	增學旬刊 第五期出 本內容豐富 有文苑小說 與外埠每份 二分總發行 所東台碼頭 增學旬刊社	如有品報壹號起至 肆伯號完全無缺請 自開價格投函本報 泰康莊吳君收用投 標法限本月二十日 止合格者另函接洽	王受生醫刻 茲因索居無內願以 雕出小枝與海內同 文藉名之雅雅不 效虛名誇張凡願 格者請以石章爲 教者暫以洋多者 每字一過至小者 四點文過刻星 之件不收處上 同件良好處友 碼頭良晨好友社	求蘭社員本 社各專以研 學爲宗旨如 詩文小說等 詩文小說等 雜志願海內 同者請投函 入上海黃
--	--	--	--	--	---	---



良晨箋

良晨箋是一種美術信箋

張枕綠題字。嚴箇凡等作畫。有仕

女畫。有滑稽畫。有風景畫。

格式特別雅致。用上等毛邊紙精

印。或印紅色。或印綠色。任憑選

擇。購備自用。足見考究。分贈親

友。費少惠厚。

每大洋貳角購一百張每

大洋壹元購七百張每大

洋貳元購一千五百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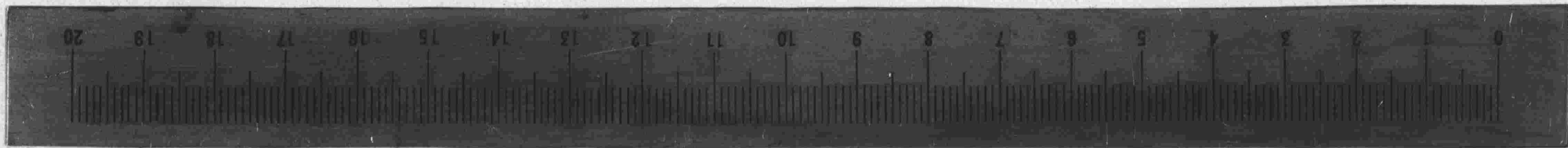
加免費寄
用通票郵

上海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發行



良晨箋

枕綠



短篇小說

平淡之一頁

蕭子芳

慣會描寫的小說家。有時執筆記他自己的事。也是很平淡的。比如下面一頁日記。是出於曾以描寫轟動一時的故小說家曾醉紅的手筆。其實也沒有甚麼動人的地方。祇不過他在世時。太享名了。所以現在就是這些零簡斷素。人家也視同寶貝一樣。那下面便是那日記了。

六月廿三。今天共脫稿了四篇長篇說稿。下午便親身送到書局裏。其餘都是著作的時間。不詳記。

六月三十日。廿三送去的小說。已蒙書局收用。酬金亦已送來。一共是大洋四十八元。以十二萬字平均計算。應該是每千字四角。究竟大書局一文也不短少。要是換別個小書坊子。沒有這們的爽呢。七月初一日。各雜誌索稿的函件。已堆有小山那麼厚了。

七月初十。十日來為着趕製十餘篇短篇說稿。忙得頭腦子都脹。從今天起。祇少可沒有休息的時間了。

十五日今天讀報。瞧見許多對於作拙的好評。最可笑的。有幾個讀者。居然說我作品這樣多。一定很富了。我看了這些。精神上不由生

出許多愉快。暗想著作家名利雙收。究竟比別的生涯強得多咧。就是經費一方面。雖然算不了富。但近年來稿費所入。也稱得起小康之家了啊。

看官們。以上便是那頁日記。看起來似乎沒有甚麼特異的地方罷。但是一般編雜誌的先生們。自從發現了那篇東西之後。却忙得不亦樂乎。連夜趕製鉛版。都以先登為快。就是在下。也將他鈔下。算是一篇小說。你們道可笑不可笑。

琴韻花影

修林少年

一天傍晚時。因欲保護目力起見。所以不做怎事。書亦不看。但神要覺得無聊了。

最小第一百廿七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廿七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我的住居。是在鄉間。前環綠鴻。後屏九龍。水秀山明。風景自然很好。在我們門前。有條碧水湯湯的小溪。兩岸將殘的綠樹照覆着。風景很是幽靜。在這夕陽時候。火費的暮霞。在西面佈了半天。反射光在樹葉疏處射進來。映得小溪裏煊紅。看下去。水紋皺疊着。似一幅燦錦。我的無聊。大半消遣在這中。

不多時我回進來。坐在一座風琴邊。兩脚踏着。兩手按着音板。不知不覺的奏出一曲使我悲哀前事的曲調來了。唉。這一曲歌。不是伊在去年這時教我的麼。當年伊那清脆而尖細的聲音。這時仍似在這風琴裏唱出來。當年伊那苗

條而清幽的態度。這時恍惚現于眼簾。這種境况。恍如昨日。唉。好事已成恨事。還說什麼來呢。我這時停了手足。靜坐在那裏癡想。覺得面上一陣微風掠過。隨後便有很濃烈而很清的桂花香時時飄入我的鼻官來。原來旁邊案頭花瓶中。正有一枝金黃燦爛的桂花插着。我不覺又想起了伊來了。

那天伊不是手裏捧着一個桂花球是我面前的嗎。伊對我說「明哥。這一句說得很細微。」我今天沒事。便拿桂花做了個花球。這裏。現在就贈給你。請你笑納。並祝花好月圓人壽。」伊說到這裏。桃腮上。似乎泛了一陣紅霞。伊又陡然雙手遞給我。我恭恭敬敬

的捧了。向鼻上嘴上一吻。隨道。「謝謝你……」唉。那時一種香味。不就是這時的香味嗎。唉。花仍好。月仍圓。可惜伊不見了。

分明

朱天石

天真餘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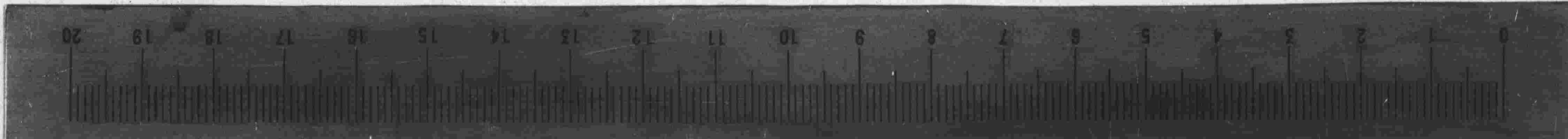
分明伊是睡得很熟。雖然有許許多人在旁擾鬧。伊依然是闔着眼睛閉着嘴。很甯靜的一動不動。

伊的面龐。似乎比平時更白。白潔可愛。我狠奮勇的擁抱上去。發狂般的吻着伊的鼻尖。嘴唇。額上。眼皮。都到了。伊並不拒絕我。依然是睡得很甜蜜。(下期登完)

Larg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likely a signature or title, written vertically across the right page.

Vertical columns of printed Chinese text on the right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handwriting.

Vertical columns of printed Chinese text on the left page, arranged in a structured layout.





編輯人語

上期本報短篇小說欄載。香塵步月稿。係慘綠少年之作。開文欄載。癸亥暮秋書感一稿。係朱秋鏡君之作。梅龜小雜話一。係鄭逸梅君之作。特此更正。

技止此耳

黃慶餘堂

世界愈文明。社會愈艱難。處茲機械百出之濁世。安得如無懷葛天之民。惜惜騰騰。則不知可以省却幾多煩惱。佛家所謂寂滅無我相無人相。不吾欺也。雖然。世風澆漓。自古已然。於今尤甚。今就予

自身經歷一事。書之以博閱者一粲焉。

余小住漢口。客懷悵觸。遺愁無術。乃訪友於某里。閒話未幾。忽聞人聲鼎沸。余即隨友觀之。則見觀者如堵。一賣糖者仰臥於地。不省人事。予少年好事。不禁惻隱之心。油然而生。因略諳醫理。乃近旁

為之診視焉。予大疑。退謂友曰。

此事不無蛛絲馬跡可尋。豈不一究其底細。以博一東方福爾摩斯之名耶。友笑曰。可。以子之精明磊落。思想敏銳。箇中秘密。固不難迎刃而解。第其偽死也何故。此問題殊難解決。予曰。毋然。少須自得。俄而見其目微啓。手足微動。徐徐而起。起而又欲仆者再。然後出其口舌不靈之音。期期言曰。茶。茶。人有以茶進。然後自言為江西南昌人。家有老母妻子兒女。仰事俯畜之餘。難以度日。特來漢上賣糖營生。為一家糊口計。無如命途多舛。痼疾纏身。前日舊疾復發。暈於某街中。衣服糖食。均被宵小攫去。頃接家書。吾母逝世。

最小第一百廿七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廿七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吾日夜痛哭。欲回鄉川資且無。又追論掛牆喪事。伏乞各大慈善家。慨解仁囊。代為援手。則銘心鏤骨。沒齒不忘。種種乞憐等情。且感泣流涕以繼之。於是念鄉親之雅者。予友及同里數家均南昌籍。集腋成裘。七八番居然入其囊內矣。予乃前叱之曰。狗徒。爾些些狡。猶之技。亦知有人已洞若觀火耶。其人猶強辯不休。予曰。止。觀爾所為。似類江湖老手。然猶有未圓活者。余且詳言之。余初為爾診視。即予之疑竇。謂為病耶。則脈如常人。呼吸調。謂非病耶。則仰臥於地胡為者。此於理不符者一。爾病驟發。俄然卒倒。必不暇從容。顧及糖筐。不暇顧及。則筐必倒而糖四散諸地。今筐安置路側。而糖位置依然。此於理不符者二。據爾所言。似非置室家於度外者流。以南昌距漢。不遠間的話罷。

繭絲集 (六)

王受生

證婚人走下臺。便是奏樂。鳴鳴的鋼琴聲。裏面也含着一句天上人

應該一曲就終。誰知廣續發出一種哀咽的悲音。左手琴師早竭了。那哀音是由右手琴師發出的。細聽去。那位琴師大概還唱着細曲歌呢。天不久長。人將病傷。愛河滾滾。恨海茫茫。我身雖在。我心已亡。逢此盛事。歡場悵觸。這是罕聞的事呀。名動一時的鄭琴師。當着奏喜曲已完。發此哀音。真令人很難捉摸。許多觀禮的人們。都不高興極了。即便新人的新婦。心中未免抱憾呀。那鄭琴師一曲哀音已畢。伏在琴上啜泣了。自此以後。瘋人院新添了一位瘋客。我去探望一個朋友。那院裏人說道。新來了一個瘋客。便是鄭琴師。